

反潮流的小闯将杨滢

共青团辽宁省委学校部 编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——记抚顺龙凤矿子弟小学五年级学生杨滢

一九七三年五月末的一天，抚顺龙凤矿子弟小学五年级五班进行常识课期中考试，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：

“乘火车从北京到广州都经过哪些主要城市？”

十三岁的女学生杨滢，眼睛看着这道题，想：“老师没有讲从京广线走，那么从京沪线也可以走，绕点远还可以从重庆走，走法不一样，经过的城市就不一样。这道题可怎么答呀？”她沉思了一会，拿起笔就在试卷

上写了这样一首诗：

条条铁路通

更要求；

拐弯抹角不

会生愁。

这件事在教师中引起了议论。有的说，这是“瞧不起老师”，是对老师的“讽刺”。于是，老师把杨滢叫到办公室里，问她：

“你为什么写这首诗？”

“我看这道题出得不明确，没法回答。”杨滢忽闪着眼睛，认真地说。

“什么不明确！”老师生气了：“大家都说条条道路通北京，你为什么要说‘条条铁路通广州’？”

杨滢惊奇地瞪大了眼睛：“你出的题不是说从北京到广州吗？”

这一下把老师问住了。在场的老师们没料到杨滢说话竟这样不让人，就七嘴八舌地批评起杨滢来。教常识课的老师最后要杨滢承认错误，回去写个检讨。

杨滢不服气，一声不吭。回到家里，她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说给爸爸妈妈听。爸爸安慰她说：“你没有错，学习是要独立思考。”可是妈妈却说：“师徒如父子，学生哪兴得罪老师！”杨滢一听，那不成了“师道尊严”，奴隶主义了吗？杨滢是两个月前从新宾县的一个农村小学转学来的，她对妈妈说：“这个问题，我们原来的学校早就批判过好多回了。”她越想越觉得自己没有错，拿定主意不检讨。

杨滢的爸爸在龙凤矿管下的一个单位工作。一天，他对杨滢说：“因为你的事，你们学校的领导找到我们单位的领导，连我也挨了批评。看来，不写检讨不行，你就写一个吧。”妈妈也埋怨说：“老师让



怎么答就怎么答呗，写什么诗呢！”杨滢听到这些，心里很难受。“我该怎么办？”她晚上睡不着，就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有关教导，觉得自己应该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战斗。她还想到一年前在农村揭发富农分子破坏集体庄稼的罪恶活动，受到贫协主任赵爷爷表扬的经过。想到这里，杨滢拿起笔在小日记本上写道：“想要把我们培养成‘五分加绵羊’式的学生吗？那办不到！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，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！”

由于杨滢坚持不写检讨，她被迫离开了学校，离开了同学。在离校的那些日子里，杨滢常常一个人坐在毛主席像前，唱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》的歌儿，

如饥似渴地读了五十多篇毛主席著作。她在日记里写道：“读了毛主席的书，使我的心里亮堂极了，象开了窗户。我想，遇到困难就应该提高勇气。有点困难就被吓倒，那还算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儿童。”她还写了这样一首诗：

毛泽东思想胸中照，不怕打骂和嘲笑；

思想正确压不服，坚持真理骂不倒。

杨滢的爸爸看见杨滢不能到学校去上学，心里着急，打算把她转到另一个学校去。但是，杨滢反问她爸爸：“毛主席教导说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。我要是转学，不就是害怕大风大浪吗？”爸爸问：“那你上不了学怎么办？”杨滢坚定地回答说：“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有党的领导，我啥也不怕，我要坚持到底。”

杨滢的斗争，得到了一些老师、同学的同情和支持。中共抚顺市委知道了杨滢的情况后，立即派人来调查。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，杨滢重返学校。爸爸妈妈对她说：“要感谢党、感谢毛主席！”杨滢笑着说：“我知道！”她背着书包，唱着歌儿到学校去了。这天，她用诗表达了自己的感情：

唱支歌儿情满怀，毛主席思想放光彩；

歌声好比河中水，闸门一开滚滚来。

不久，报上发表了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，杨滢看后高兴得跳了起来。毛主席、党中央时刻关怀着革命小将，支持革命小将的反潮流精神。她明白了，自己所受到的压制和打击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教育阵地上修正主义思潮的表现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，教育革命不搞好，真是不得了。杨滢对照黄帅的事迹找差距，感到自己对学校的问题还缺乏深刻认识，路线觉悟不如黄帅高，团结老师同学一起战斗不如黄帅好。她连续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，给省、市委领导写信，揭露和批判学校里的修正主义思潮。她又主动找到老师家里，送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，信里写道：

“自从上学期期中考试以后，我对您产生了不好的看法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并不是您在整我，而是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、旧的教育思想影响的结果。所以，我应该痛恨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，痛恨旧的教育思想。”“老师，我们应该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。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。我们应该互相爱护，互相帮助。让我们在十大精神的指引下，把枪口对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，开火，猛烈地开火吧！”

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，杨滢给省、市委领导

同志的信，先后在《辽宁日报》、《抚顺日报》发表。龙凤矿子弟小学沸腾起来了。学校党支部联系杨滢这件事，和全校革命师生一起写大字报，办学习班，开批判会，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“克己复礼”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，深入揭发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，并且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。全校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。杨滢几次到老师家里，和老师谈心，老师深受教育，也主动到杨滢家里，联系自己世界观的改造，和杨滢一起批林批孔，师生一起写出了全校第一张批林批孔的大字报。老师



还向人们介绍了杨滢的许多生动事迹，并且用红纸写了一首《赞小将》的诗，张贴在校园里，歌颂教育革

命的大好形势。

短短时间里，辽宁省和黑龙江、吉林、河北等地的工农兵、红卫兵和红小兵，给杨滢写来了近百封书信，对她的反潮流精神表示赞扬，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表示了强烈的义愤。中共抚顺市委的领导同志勉励杨滢继续前进。杨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拿起笔来，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：

党的恩情比海深，领导关怀暖人心；
心潮澎湃似海浪，誓做革命接班人。

新 华 社 记 者

（原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“教育革命不搞好，真是不得了”

——小学生杨滢给省委领导同志的一封信

《辽宁日报》编者按：杨滢同学（女，十三岁）信里反映的问题，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问题，而是复辟资本主义反动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；也不光是小学教师的问题，而是反映了一些管教育工作的负责同志路线是非不清的问题。一个小学生不肯行“中庸之道”，不肯做“小绵羊”，只顶了一顶“师道尊严”，就遭到那么多的打击，这不是长资产阶级的威风，替孔老二张目吗？对于这种严重的现象，杨滢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：“教育革命不搞好，真是不得了！”一个小学生认识了真理，有的领导同志至今还不认识，甚至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开绿灯。他们看不起学生，看不起儿童团，在那里起劲地巩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。党委要抓大事，教师要改造世界观。希望教育战线的负责同志和广大教师、学生以及各条战线的同志，都要就杨滢来信所反映的

问题认真议论一番，密切联系教育战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，深入批林批孔，弄清路线，分清是非，反对倒退，坚持进步，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。

*

*

*

敬爱的省委领导同志：

您好！我是抚顺市龙凤矿子弟小学五年五班的学生，名字叫杨滢。我知道您的工作很忙，但是，又不能不把我的情况写给您。请原谅我。

在一九七三年上学期期中考试的时候，常识卷出了这样一个题：“乘火车从北京到广州都经过哪些主要城市？”当时我想，从北京到广州可以经过京沪线，也可以经过京广线，再绕点远还可以经过重庆，怎么回答这道题呢？我就写了这样一首诗：

条条铁路通广州，
老师何必硬强求；
拐弯抹角不算远，
出题不严学生愁。

马老师看了，很生气，就把我叫到办公室。问我这首诗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要写这首诗。我说：“这

道题我不知道怎么答，就写了这首诗。”马老师听了，说我这首诗是反革命的诗，要开大会批斗我。从此，每天叫我上办公室，有时还叫我上革委会，叫我检讨。我想，我没有犯错误，为什么不叫我上课，天天整我呢？我说我没有错误不能检讨。同学们骂我是小反革命。有的打我，老师、领导审问我。我坚决顶住了。可是爸爸受到的打击更大。

我爸爸杨广润是刚从农村回来的“五·七”战士，在抚顺市二十四中学教书，也是龙凤矿管。学校的领导总找我爸爸，他成天愁眉苦脸。开始爸爸是支持我的，说学习要动脑，不要死读书，跟着老师后面跑，围着分数转。可是后来，爸爸说：“你做的很对，可是我受不了。”爸爸和我说了几夜，最后说：“你还要在这读书，我还要在这工作，不写检讨不行。”我思想斗争很激烈。没办法，我连续写了三份检讨书，都不合格。最后马老师就说：“你真不想承认错误了，把你送到革委会去。”我就等着挨斗了。不几天爸爸说：“因为你的事，矿上开大会都批评我了。”我心里很难受。但是，我想，听毛主席的话没错，要坚持到底。

不几天，马老师在课堂上，拿出我的卷纸，说：

杨澄是“天才”，写了三次检讨。第一次，擦屁股不行，卷烟也不行。第二次也那样。第三次纸大了一点，没有内容，可惜这张纸了。同学当时大乱，……从此，不用说上学，就是门也出不去。一出门，同学见到我就骂我是反革命，还用石头打我。谁也不敢接近我。老师更不理我。一直在家呆了两个来月，该多么痛苦，说也说不完。父亲没办法，给市里写了信。领导来调查。他们支持我，说我没错误。我心里很温暖。在市里领导的帮助下，我又复学了。爸爸妈妈高兴极了，感谢党。可是上学后，同以前一样，真难受。有一次，同学提我加入红小兵。马老师不同意。同学选我当学习委员，马老师说：“现在五年五是我的天下了，她不合格。”我多盼望加入红小兵啊！这半年来，我总愿意一个人坐着看毛主席像，越看浑身越有力量。我总愿意唱：“敬爱的毛主席，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”这个歌儿，越唱心里越热呼呼的。这时候，老师瞪着眼睛的脸，爸爸拧着眉头的脸，同学嘲笑的脸，都不见了。我眼前出现的是江水英、方海珍等可敬可爱的脸。我感到教育革命不搞好，真是不得了！最近，市委几次调查我，说我的情况真实，又让我写了学习黄帅的诗。我写一首诗：

黄帅精神就是好，思想水平实在高。

不怕打击和报复，教育革命掀高潮。

他们看了诗，鼓励我，说我做的对。但是，学校有些老师和同学把我看成了眼中钉。年末的鉴定写的是：“思想要求进步差。学习目的明确。态度老实。学习动脑。按时完成作业。课堂发言积极。守纪律。服从领导。响应号召。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。热爱劳动。个人卫生好。该生在政治思想方面应该大胆要求进步。加强同学之间团结。争取早日加入红小兵组织。”这个鉴定自相矛盾。这还不说，是谁打击我进步？是谁使同学不敢和我接近？现在把罪都放在我的头上！

领导同志，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？连累一家都不得好。但是我还坚定相信对和错，将来总会搞清楚。我写了这样一首诗：

毛泽东思想胸中照，不怕打骂和嘲笑；

思想正确压不服，坚持真理骂不倒。

要写的事情太多了，也太复杂了。有错误的地方请领导批评。

龙凤矿子弟小学学生 杨 滢 敬礼

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

（原载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《辽宁日报》）

劝君莫做

“克己复礼”的卫道士

——杨滢同学复赵戈同志的一封信

《辽宁日报》编者按：毛主席指出：“社会经济制度变了，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，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，一下子变不过来。要变需要时间，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。”情况正是这样。抚顺龙凤矿子弟小学学生杨滢给省委领导同志的信在本报发表后，许多读者来信来稿，热情赞扬和支持她的革命行动。但是，同张铁生、黄帅的信遇到一些人的非难一样，有的人对杨滢的革命行动也横加指责，营口市赵戈同志直接写给杨滢的信就是一例。颂古必非今，怀旧必恶新。斗争的实质是坚持继续革命，还是复辟倒退的问题。杨滢同学连夜写了《劝君莫做“克己复礼”的卫道士》的复信和《驳赵戈的来信》诗四首，又一次生动地表现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青少年可贵的反潮流精神。

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。我们要深入批林批孔，坚持斗争哲学，继续反击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，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，夺取教育革命的新胜利。

*

*

*

赵戈同志：

读过你的来信，我的心也“久久不能平静”。在我面前出现的不是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革命者，而是孔孟之道“克己复礼”的卫道士。毛主席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这篇光辉著作里指出：

“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，有相反两种看法，便出来相反两种议论。”你说我给省委领导的信是“固执己见，自做聪明”，是“大错特错”。我对你的说法持有不同意见。

你信中的两首诗基本上反映了你的观点。你的第一首诗说：“考试为了测成绩，哪容随心把诗题。纪律涣散不制止，老师得受学生欺。”

第一句你就说错了，所谓“考试为了测成绩”，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成绩？按照你的意思，无非是要我们争那个百分的“成绩”，争孔老二“博学于文”的

“成绩”，争林彪“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”的“成绩”。这就是要我们死读书，搞“分数第一”，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。你的第二句诗也错了。你说“哪能随心把诗题”，实际是不许我们独立思考，不许提出意见，更不许违反陈规旧律。孔老二说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林彪说：“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。”这一套“奴隶主义”难道还应该要吗？按照你的标准，我们红小兵就应该循规蹈矩，俯首贴耳，成为有嘴不能说话，有脚不敢走路的木头人了。你的第三句诗就更错了。难道我们真是“纪律涣散不制止”吗？不！这是你在污辱我们。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学校弄成令人敬畏的“圣地”。孔老二的学生因为在课堂上打了一个瞌睡，就被骂做是“粪土”、“朽木”。林彪也妄想让我们在这样的课堂里争“五分”，做“尖子”，成为老老实实的“小绵羊”，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。谁说我们红小兵不要纪律？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纪律，是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就是不要为资产阶级训练奴仆的纪律。你的第四句诗也不对。你说“老师得受学生欺”，看来你在为老师“打抱不平”了，你真是孔孟“师道尊严”的衷心维护者。事实同你说的恰恰相反，我们跟老师

是一个战壕的战友。我和马老师不是已经建立起新型的师生关系了吗？我们共同写了批林批孔的革命大字报，我们在一块热火朝天地搞教育革命。你还想挑拨我们师生的关系吗？可真有点鬼迷心窍，打错算盘了。现在，我们全校革命师生人心齐，火力猛，深入批林批孔，痛击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，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。只有闭着眼睛说瞎话的人，才看不到这个革命形势喜人的现实。

你的第二首诗说：“黄帅精神不能要，狠整老师日记抛。暴露顽童心不小，老师只得把边靠。”

黄帅反潮流的革命精神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喜成果，也是教育革命的可喜成果。你说，不要黄帅的精神，那你要什么精神呢？难道要孔孟之道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精神吗？难道要我们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之下去“忍让”“忠恕”吗？在你的眼睛里的“顽童”敢捅“大圣人”、“犯上作乱”，那还了得？所以难免受到你的训斥了。

你的来信，要害的问题是“克己复礼”。你说：“事实终究是老师教学生，而不是学生教老师。”你的意思是，从古以来，只有老师讲，学生听，只有老师批评学生，学生不能批评老师，“唯上智与下愚不